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诗 说

有形无神真亦假
有神无形真非真
真假全在意象内
神形兼备真中真

温同春题卷



王磊行吟集



安谧给王磊的一封信

王磊同志：

又有一段不闻你的音容，总是想着你渐白渐长的头发，总想着你殊亮的深邃的眼睛，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往往是我诗思的某种意象照耀我的一些诗结构的总体，说不出其中的原因。现寄去《黄河诗报》今年的第六期，上面有我二首诗，《河上行》一诗第三节里就是你。但已意象出现了：

被称作意象的那个东西
并非总是泡沫，任波涛撼摇，
有时它突然直立起来，
在霹雳下仍然目光从容。

我把象变为质了。至今我依稀记得你光头站在船头风中的神韵，飘扬的长发，飘扬的单薄的衣衫，冷风呼啸，雨萧萧不停。

我还将在另外长诗中借助你的形象塑造一战士，战争、生命、美、丑、人民等我将涉及诸多的问题，酝酿一年了，终因未完全成熟没有动笔。有一天见面时，我说给你听听。

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行吟诗人，但由于种种原因，你却在

静默中，你该燃烧起来，让众人看看诗的风采，你本人就是诗，难道你没想到过？前些日子见一消息说浙江有一行吟诗人，几乎走遍了全国。最近读《叶甫图申科诗选》他就以行吟而著称于世的。《妈妈与中子弹》最初各编辑部都不肯刊用，他朗诵于各大学却取得巨大的成功。于是编辑们只得承认自己目光短浅，不识泰山。过去的就过去了，自现在始，你该崛起，我若有你的风采、你的热情、你的明亮，我必行吟四方，与年轻人共忧乐。

安谧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记：一九九二年五月十日安谧红色笔写来：王磊兄我想你六个大字，用此绝笔可想见面心切，为此我速编选了这册行吟诗集，以告慰大病中的诗兄，好友安谧。

标题为编者所加

序

阎 诚 王保林

王磊同志是我区的著名诗人，他的诗作在区内外有着良好的影响。

王磊在长期的创作生涯中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有自己个性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也受到了众多读者的喜爱。

但是在这部即将问世的《行吟集》中，诗人又献给读者一些什么呢？

在我们看来，其一，是深沉的历史感。

一个成熟的诗人要有新的突破是不容易的，但当我们读了这本诗集后，一个突出的感觉是：王磊的诗中增添了新的因素，即“历史”的因素。《运河》写道：“运河死了/历史还活着”。《骊山兵谏亭》写道：“你捉住历史/历史捉住你/双十协定/历史不会忘记……你尊重历史/历史尊重你”。《登泰山》写道：“请问岳尊老泰山/历史等谁谱新篇。”卷尾《新的希望》写道：“历史跨入一九九一年/历史在十字路口错车……踏上征途吧朋友/历史需要新的开拓”。应当说，这些有“历史”字样的诗章，都表现出诗人那种深沉的历史感。诗人站在时代的思想高度，纵览大地，用历史的眼光审视他所摄取的一切。俯视古今，追忆峥嵘岁月，热情讴歌他所“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这种宏观

式的大气魄的历史思索使他的诗变得比以前深沉、凝重，它启迪人们要尊重历史，要把握历史机遇，要走历史的必由之路。当然，不仅这些有“历史”字样的诗章，不仅诗的开篇和压卷之作，而且可以说所有的诗篇都表现了诗人那种强烈的深沉的历史感。

其二，追求形神兼备的美学理想。

今年三月初三，王磊写了一首《诗说》，内云：“有形无神真亦假/有神无形真非真/真假全在意象内/神形兼备真中真”。在最近给友人的信中，王磊说：“《诗说》之见也是八十年代后的思想，刚刚开始实践，还未拿出符合这一想法的诗来。”由此可见，诗人是在追求一个更高的目标。

在本集《我是春潮》里作者写道：“有形有神神形兼备，有虚有实虚实并举”，这可谓抓住了作诗的根本。以虚为虚，是完全的虚无；以实为实，景物是死的，不能动人。唯有以实为虚，化实为虚，才能做到“实景清而空景现”，“真境逼而神境生”，“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笪重光《画荃》），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诗歌创作的难能可贵就在于“以形写神”，达到情趣与意象的契合。诗人不赶时髦，不走“略于形色”、“离形得似”、“意不足求颜色似”的抽象派艺术道路，而是根据自身特点，追求“形神兼备”的美学目标，这是条艰苦的路，但却是一条正路。

应该说，王磊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成功的，其中不少诗可谓已经臻于此境。《扇子崖》只写了两句：“三十亿年不煊一下/也

许等待着什么”。写得何等简淡，可淡而有味，它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天地。《致泰岳五大夫松》写道：“象是在修身养性/不屑一顾历史过客/与山泉为邻/从不唠一句嗑”。视五大夫松为知己，活现了它的性格、神韵。在这类诗里，诗人脱离了对景物形似的追求，而致力于达到神似。客观景物成了诗人的朋友或诗人自己的化身，即“化景物为情思”。这样就在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创造了一个有生命的、活的、世界上所没有的新美、新境界。

王磊同志是我们尊敬的老诗人，他在《行吟集》付印之前，要求我们写一篇序，这实在是勉为其难，但却之不恭，只得写了以上的话，是为序。

1992年11月1日

(本文作者阎诚系内蒙古民族师院中文系副教授。王保林系该院副院长、中文系副教授。)

目 录

安谧给王磊的一封信

序 阎诚 王保林

望 岳

- 题孔孚山水诗..... (1)
- 谈孔孚山水诗..... (2)
- ①孔孚诗论中的“无”与“虚”..... (2)
- ②路转弯与笔回锋..... (4)
- 在孔尚任墓前..... (6)
- 登泰山..... (7)
- 望人松..... (9)
- 致泰岳五大夫松 (10)
- 过仙人桥 (12)
- 扇子崖 (13)
- 泰山绝顶 (14)
- 济南之夏 (17)
- 泉城勉书友 (18)
- 南天门上 (19)
- 王之山书墨篆刻展序言 (20)

涉 水

- 运河 (22)
- 古运河与山陕会馆的对话 (23)
- 蒲松龄故居 (24)
- 太白楼前漫步 (25)
- 东昌光岳楼前凝思 (26)
- 东昌胭脂湖之恋 (27)
- 水泊梁山 (29)
- 黄河故道口占 (30)
- 题郑州黄河大桥 (31)
- 黄河的后代 (33)
- 童年的梦 (35)
- 三门峡 (36)
- 杭州西湖 (39)
- 上海豫园 (40)
- 杜甫草堂 (41)
- 海上行 (42)
- 海与海之间 (44)
- 骊山兵谏亭 (45)
- 北戴河 (46)
- 怀念之歌 (47)
- “糊涂酒家” (50)

偶成	(51)
箸	(52)
神书延春功	(54)
兴城望海轩小记	(56)

出 关

出关	(59)
火的世界	(60)
蒙着面纱的女郎	(61)
香妃墓前的沉思	(62)
唐王城下的小花	(64)
赶巴札	(66)
海的儿子	(68)
戈壁滩上的生命	(69)
雪山公主	(70)
这儿是一块绿洲	(71)
兵团饭店	(72)
啊,搏斗!	(73)
英雄队伍之歌	(75)
将军屋	(76)
盼	(77)
向兵团致敬	(79)

同边防战士合影留念	(81)
平型关	(82)
草原	(83)
辽墓壁画前小立	(84)
山伯	(85)
奈曼·舍利虎水库	(94)
嘎达梅林小路	(98)
库伦沟的荞花	(100)
青蛙	(101)
窗口	(102)
歌声	(104)
田禾	(106)
呼和浩特	(107)
霍林河颂	(108)
地下的歌声	(110)
霍林郭勒露天煤田所思	(112)
沿着一位诗人的足迹	(113)
铁人在呐喊	(115)
铁人井	(118)
油城夕照	(120)
大兴安岭的山	(122)
白桦树汁饮料	(123)
满州里人	(124)
网住甜蜜	(125)

落叶·····	(127)
怀念乡土诗人姚绿野·····	(128)
草原回荡你的歌唱·····	(130)
赠赵致中·····	(132)
《古文小品咀华今译》序·····	(134)
清纯凝重的油画·····	(137)
为税务人员唱首歌·····	(140)
金梭银梭之歌·····	(142)
读超标准住房加费有感·····	(144)
迎春词·····	(145)
七·一感怀·····	(146)
克兴额的一首填字诗·····	(147)
新的希望·····	(149)
我是春潮·····	(151)
《王磊行吟集》书后·····	周双利(152)
编后记·····	高宏亮(157)
附文：	
铺路石·····	尹桂林(161)

题孔孚山水诗

山走无形

水流无声

神行八荒

去来时空

含风雨雷电

溶日月精华

亿万年造化

炼一条青虫

一座无字碑

立泰山绝顶

谈孔孚山水诗

①孔孚诗论中的“无”与“虚”

孔孚谈诗多次论及“从有到无”“传虚宇宙”。孔孚山水诗的“无”与“虚”，并非悟空，并非无形，而是强调最大限度地减去实象，寓事在情内，而不使情随景迁。一位诗人说，孔孚山水有与先人之不同之处，故而喜爱。我想亦是指其隐事、隐情、隐志而言吧。不着重客体摹写，甚或完全减去它，这也正是孔孚之山水与唐代大诗人王维之山水有别所在。确切地说，“无”或“虚”是一种创作手法，而非目的，如炼丹，如蒸馏，如洗面筋，无非是去除杂质，提取精华，着眼宏观，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诗写到这份儿上，犹如酒在水中，水在酒内，肉眼无从辨认，无法区分，给读者以想象，以二度创作的空间，将诗的王国驻留在读者的心中，使其用全部心灵的折射再现美好的现实和未来。

孔孚山水是诗国的“神农架”，不必耽心它会走进庙堂，堕入空门，实象上的隐形，时空上的无限，不过是使诗朦胧些，空灵些，自然地流淌出“无声胜有声”般的空旷美，含蓄美，一切尽在“虚”“无”之中，孔孚也正是在这“虚”“无”之上体现着自我。一个诗人一生中无论写过多少诗，发表多少诗，亦或出版

多少诗,全不过是量的积累,唯其诗的独到之处才是其诗质一般的精神,确立一个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依据的也正于此,而绝非诗之外的什么条件。“虚”与“无”就是孔孚山水诗的奇特之处,就是孔孚山水的精神。

②路转弯与笔回锋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号《诗刊》发表了孔孚山水诗《峨眉的风》，云：

它喜欢音乐
吹三千灵窍

还是位书家
善写狂草

似乎又有些孩子气
摸一下佛头就跑

诗发后，其在曲阜任教的侄儿竟背“族训”、“家规”，斗胆参言为叔父改诗，意省去标题中“的”字，删去一、二节头句。此一改，倒使诗大大跳出了现实规定的范围，极符孔孚“从有到无”，“抟虚宇宙”之说，孔孚欣然复函，同意侄子为其减字、减句、更向前走一步，干脆连第三小节之首句一并删掉。

漫步庭园，百步之曲或千里之曲同样会给人以曲径通幽之感，盖空间实体屏障人的视线所致；而阅读诗文，恰如观赏

平面地图，一览则通遍全球，寥廓无垠，如不删“孩子气”一句至此则会障碍读者视线，规范想象空间，而使不得入一览及无之境地。

省一字，减三句，叔侄先后四次回转笔峰，拓宽时空，（中国词坛文风之活跃，藉此亦可略见一斑）使诗意渺然幽远，空灵无限，理在内，情在内，志亦在内，实实妙哉！

（此随笔二则发表于1993年3月号诗刊《谈孔乎山水诗》
标题为编者所加）

在孔尚任墓前

摘一瓣桃花
献于东塘公墓前
地府是魂归之所在么？
香君可常相伴？

泄一世悲痛
留万代忧愤
占一隅孔林
伊认识孔孚么？